

妆钿铲传  
襴襴道人著

清代小说，二十四回，襴襴道人撰。存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稿本，今藏山东省图书馆。题“昆仑襴襴道人著”，“松月道士批点”。回末有“松月道士”、“江湖散人”评。据考此书稿未曾刊行。

自序

自世传三坟五典，八索九丘，与夫《六经》百家之言，未尝不惬意叹曰：“古人之载籍，亦何其博也哉！”及披阅自诵读之，详察而细维之，无非圣贤之心法，帝王之事功，以及纲常名教，忠孝廉节，立身制行之端也。是知古人著书立说，上有功于先王，下有功于末学，其所关良非浅鲜。余赋性陋劣，才浅学疏，敢妄有著作，甘蹈愚而自用之罪。但以历览山川，遍阅人情，偶有触于穷通得丧之无定。因思通而忽穷，穷而复通；得而忽丧，丧而复得，贫富互相轧，谁实主之乎？或阅曰“天也。”或曰：“人也。”自余以为天事人事，各居其半焉。人心若与天心合，天必佑之，人心若与天心违，天必覆之。

《书》曰：“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。”《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盖存心正大，务本力农，其遗业必长久而绵远；存心奸险，机诈诡谋，其遗业必如日以暴雪。不观往代之轶事乎？禹以概台之色德，而口莫安，至夏桀，以不仁而国祚斩。汤以懋昭之德，而围四是式；至殷纣，以凶暴而玉步移。武以执兢之德，而八百会同；至幽厉，以淫虐而九鼎迁。他若秦汉隋唐，以迄五代三分，不教年而一变。不再传而即失者，何可胜道？大抵皆以木愚智取，不务本计，是以上干天怒，下失人心故耳。如果归真反本，修德行仁，则人心与即天心与。虽有暂失祖基者，或及身而失，未必不及身而得。即不然，后来子孙，谅亦仍复旧土。盖吉人自有天相，理所必然。而奸诈凶恶，宁有善其后者，与吾课往右君心之贵如是。即今之草野农夫，亦何独不然？如挽近之弓长两，其始也不守本分，中人圈套，失遗业于享氏父子之手，似无复得之理。然享氏父子百计图维，谋人田产，自谓人拙我巧，人愚我智，而欲以永世为业。岂知得之不义，天理不容？透出败家荡业之子，转盼一空。而弓长两者，改邪归正，得琴铜之术，将从前所失之妆钿铲，去而复来。且二子成名，光耀门闾，较享邑两之无忧小真人何为如者？岂非和喜降祥，不喜降殃之明验乎？吾故曰天事人事，各居其半焉。

余偶有感触于此，因著俚《传》一卷，共二十四回，而以“妆钿铲”为名，盖为田产起见也。《传》成，因以为序。诂独为弓长两与享氏父子惜？正为

天下惜，为后世惜。且欲效弓长两之为奇男子，而深以享乐父子为戒也云尔。

乾隆岁次丙子秋月襍襍道人书于铜山之口门官

### 序

东阜野史氏于友人斋，见所谓《妆钿铲传》，竞读，不禁掩卷而三叹曰：“甚矣襍襍道人之仁也，天道去人岂远哉！”数盛则理隐，理盛则数绌。阴阳消长，不能相无。当其未定，几若苍苍正色，托体虚空，无与人事者。迨既定，则庆与殃，如影之随形，响之应声也。如檐溜之水，点点滴滴，不移其处也。又如铢较而寸计也。天道去人果远哉！然使有理无数，小人必不起蝇营狗苟、狼贪鼠窃之心。有数无理，则为善者其惧，而世道人心于是乎坏。此襍襍道人所为重有慨也。其所为书，寓言十九，棒喝再三。

观弓伯子，因慳吝而敢于弗克家。有不思无地生财，当流行天地间，而求遗子以安者乎？观弓长两，始则逸而思淫，不比人数；继能穷而返本，终成干蛊之孝，义方之慈。有不思为天地惜物力，为父母贻令名，为子孙计长久者乎！观享邑氏，机械百出，囊取人之妆钿铲，不转瞬而地藏有召，空手以归。其子于弓长氏之初行，转相仿效，且加厉焉，妆钿铲遂以还其故主。有不思富贵贫贱定于生初，刻薄成家，理无久享，而安于顺时听天者乎？有不思祖父创业艰难，当亲正人远小人，务求勤俭以盖前愆而裕后昆者乎？甚矣椎横道人之仁也。或曰：“良医医未病，此书其医已病欤！”吾谓世之信医者固多，而讳疾而忌者亦复不少，倘有人大声疾呼而告之曰：“用我方则生，不用我方则死！”吾知人虽王愚，未有不免进苦口之药者也。不然，轩岐曷为而以书传哉？此盖仁人救世之心也夫！

东阜野史谨识

### 序

天地，一大文章也。其脉络，则水流而山峙；其绚染，则鸟兽与草木。有脉络而无绚染，枯寂无光，有绚染而无脉络，散漫无归。是以山自为山，山山各有其本，而飞走动植育其中，水自为水，水水俱有其源，而蛟龙鱼鳖潜其内。从源而溯之，其源流支派，爽若列眉。由本而穷之，其起伏结聚，朗如画沙。览其脉络，睹其绚染，井井不紊，滴滴归源，不诚有篇如股，股如句而灿然夺目哉！乃人之为文也，亦何独不然？

如是《传》之作，以妆钿铲为题，而以弓长两，享邑两错综运化为文。弓长两本有妆钿铲而自失之，失而复得；享邑两本无妆钿铲而忽得之，得而复失。此妆钿铲应有之反正开合也。至若废学业而投苦海，躲军洞以战神鰲，寻脱空与求思禅，会黄、白与学琴铜，得钿铲而归家，则妆钿铲之脉络也。观山景而遇经过，过累头而逢太白，问樵者与打精鹰，见无点与宿窟茏，小真人之纵

欲，则妆钿铲之绚染也。而其中衬托不一物，腾那不一法，或用影射，或用明点，总无非为妆钿铲作曲折耳。而且语语道破俗情，句句切中时款，处处有起伏，节节有照应。循首讫尾，捧读一过，真属暮鼓晨钟，时时令人猛省，不诚为天造地设之一大文章哉。

松月道士谨识

### 小引

世事轮环，自古及今莫不然。三皇首出开天地，五帝为君邦国建。这期间，人不胜纪，事不一般。富贵贫贱虽由命，迟速久暂凭心田。你看那为忠为良的，到底世代绵远：你看那作奸作恶的，真是火上生莲。心存裕后，何须巧用机关？志欲光前，无如积德行善。见了些心僻意险，图谋成家产，眼前虽是三春花，岂知一旦被风卷！见了些内痴外憨，寄分败家缘，目下纵然受奔波，转盼仍旧广田园。富了贫兮贫了富，打墙板儿上下翻。得之易，失不难，误用心计是枉然。莫欺人，莫瞒天，穹苍自有眼目看。但行好事，休胡打算，祖业即落他人手，何愁破镜不重圆？那时节，享富贵，受荣华，无人不道是神仙，无人不道是神仙。

### 第一回 出三纲奇男降生 钻云道遗留谶语

却说充金山下出三纲村，有一人姓弓，名长两。其父弓伯子，草号“夹榆头”，原是庄农起家。他承了先世所遗妆钿铲一把，置有万贯家产，却无儿子。他妻看经好善，背着弓伯子，这里盖堂庙，那里修寺院，济急恤贫，斋僧饱道，大约一年也捕三五十金，有此积行，后来果然产生一男。其相貌甚是丑陋，一个扣着头，模糊脸，照前不顾后的眼，今年张开、来年合不上来的嘴，不紧的手，超大步的脚。一生下来之时，他父将他的身子用尺子量了一量，不多不少，看看的两尺长，所以名为弓长两。

及长至五六岁，他父一日引他在门前顽的，有一道士到门上，一见弓长两，便曰：“此子不应在红尘住脚，到有一了精光之缘。”其父寻问根由，那道士说：“天道昏暗暗的，人事黑漫漫的，岂是易见得？亦岂是易说得？我留下一篇《颂子》，以为此子后日之验罢了。”写云：

非有为有，道无是无。

无则非有，有则非无。

知无不无，虽无亦有。

知有不有，虽有亦无。

终归一空，是为净了。

道士写完，遂递与弓长两之父。弓长两之父接过来，遂问道士曰：“老师从何处来？是何道号？”道士曰：“我是从苦海钻云洞里来的。当初我一出门修行之时，我即将尘世间事，一切丢得清清的，一心攀上苦海去了。修到如今，修成个丢清祖师。”言罢而去。

弓长两之父，亦不解《颂子》上的意思，将道士之言。一一说与他妻，亦把《颂子》递与他看了。他妻沉吟了半晌。乃猜疑说：“咱这个孩子，后日或有个功名。或成仙了道，或破坏家业，我终不晓的是怎么说哩。语云：但行好事，草间前程，凭他怎么看，他只成个人就罢。”弓长两之父也就将《颂子》高高抬搁起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天生奇男儿，像貌真罕稀。起做弓长两，却非无凭无据。可恼那苦海钻云的道扒，无故的留下一篇《颂子》。夫妻疑猜胡打算，岂料是败家缘的讖语！

江湖散人曰：苦海道士何处来？自名丢清实哀哉。特来留下一《颂子》，恰与长两种下灾。

## 第二回 夹榆头趁馆教子 贾思文逐师散学

却说弓长两长到七八岁时，其父自虑年老，子又尚幼，必叫他读几年书，万一取个功名，好顶当门户。品算的却极好，但舍不得钱，趁趁搭搭读了二三年。后来人家都嫌他扣索，都不愿要他。

那一日，正踌躇弓长两无处读书，忽有比庐村贾思文、贾世哲堂兄弟二人来约他，说道：“俺那村里想着桔一个学先，特来约恁的学生读书。”弓长两之父便问：“要请谁哩？”贾思文说：“是请互乡任之焕。听说他哩学问极好，功夫又纯，因此想请他。”弓长两之父又问：“是怎么请的？”贾思文说：“学礼是大包作三千钱。”弓长两之父又问：“是几个学生，每人出多少学礼？”贾思文说：“我和舍弟家两个学生，还有牛翁家一个，还有甄寸金家一个，连恁这一个，是五个学生。我与舍弟俺两家管饭，恁三家出学礼，每人出钱一千，是欲这样请的。”弓长两之父听说叫出钱一千，暗想道：“俺哩一个小学生，就出一千钱。”又意思了意思说：“既没头去，又不管饭，这也罢。”三人遂议定日期，把任之焕请下了。

及上学之后，谁知贾思文兄弟二人，虽也读了两句书，并不知待先生的体统。贾世哲是个扣索的，不礼闲人一个，轻一无个客到，先生也轻一不得帮客

吃个嘴儿，家中所蓄芝麻叶尽多，一月三十天，大约就吃四五十顿。贾思文还觉四海些，间或有个客到，先生还得陪客解一解馋，至于青菜，间或也还有些。任之焕教了半年，也是熬煎的急了，那日惨凄起来，不觉提笔写了几句词儿，道那贾世哲之待先生。写云：

先生任之焕，东家贾世哲。今年我来到，昨年偏收芝麻叶。清晨调酸汤，晌午炒上些，晚餐打糊涂，又是不用说。

又写了几句诗，道贾思文之待先生。写云：

一月三十天，青菜又堪数。老葱蘧蘧芽，顿顿相拌着。白水煮豆腐，见之岂能多？间或有酒食，其实非为我。

写完，默吟了几遍，就夹到书本里面了。一日任之焕回家，被贾思文从书中掀出，看了一眼，便大怒曰：“这个学先全不识好歹，等他回来，一定把他撵了！”及至迟了两三天，任之焕来了，贾思文即到书房与他说话，开口便说：“你这一个人全不知足尽，你在恁家吃什么了？昨年俺请了一个童生，俺两家管饭，或是长葱蘸酱，或是秦椒蒜汁，他并不嫌俺的饭食赖。今年你就有这些话说，要是外人知道，岂不丢俺的济，这书俺是读不成的。”说罢，即将任之焕拉出门去，就把书房门锁了。任之焕也就忍气吞声，闷闷而去。先生既去了，学生也都散了。弓长两回到家中，将撵先生的来历，告知其父亲。父听说，就说：“这样看起来，先生是难请哩，这书是难读哩，不如待得几年，我与你上个监，支架门户罢。”自此以后，弓长两也就再不读书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欲教子，慳吝钱，趁趁搭搭从个任之焕。贾思文，好说大话，待先生，却也不见。硬把师傅撵出去，学生因而大家散，只闪得夹榆头，进退两难。前后想，左右算，这书可也读不成，不如使钱上个监。

江湖散人曰：父爱子兮是本心，论到读书偏惜金。趁搭学馆却省钱，废学却在比庐村。

### 第三回 弓长两荡业败家 享添躲乘机谋铲

却说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。弓长两长至十七八岁，他父与他娶过妻来。未及一年，他父即下世去了，他母也相继而亡。家中无人，只有他父招的一个老管家的，名叫钱尚，照管家事。又有他父所遗妆钿铲一把，原是一件奇宝，在人善于用他，即起无穷之利。若渥以膏腴，润以雨露，不畏寒暑，四时铮磨，其津液所澄，一岁可以获得百金。此弓长两之父，所以日积月累，置有万贯家产也。一落弓长两之手，他便嫌其起利迟缓，又不肯下勤苦之功铮磨，就把一件奇宝锈坏了，他每日只好拿着去耍。他又好交朋结友，与那耍空拳的，撑

大架的，跳飞脚的往来，家事全然不管，尽是老钱支应。交粮当差使钱尚，迎人待客使钱尚，吃饭穿衣使钱尚，人情礼节使钱尚，三二年间，把个老钱使的筋出力尽，气绝身亡了。

一日在山上闹游，用妆钿铲掘出来了一件东西，是天生成就的，约有三尺多长，头上有五个齿儿，把子上有四个字儿，名为“抓东补西”。弓长两一见，甚是喜欢，就丢了妆钿铲，耍起“抓东补西”来了。那日在门前闲读，对着吴义崇说：“我自没了老钱，诸事不便，想着再招一个使用，一时不能凑巧，如何是好？”吴义崇说：“便家庄享添躲，他家的使用哩甚多，把他请来，与他借个使用何如？”旁边有邻人听到，对弓长两说：“那享添躲他家里使用的却不少，有七成儿、八成儿，还有九七儿、九八儿。但只说九七儿、九八九，他未必舍得。七成儿、八成儿不甚老办，摸不着他的心，使用他，怕吃了他哩亏。就是钱利重，还可使用得。”弓长两说：“当紧用他，就是钱利重也罢。”遂期就日子，送了帖儿，请享添躲来，借他的钱利重使用。

至日，吴义崇来了，掙掙穷来了，还有仲仁、管宝也来了。这几个人说着笑着，等到天将晌午，享添躲还不曾来。仲仁、管宝二人说：“这个时候还不来，想是别有嘎话说，待我二人去瞧他一瞧。”

不多一时，二人到了便家村，见了享添躲，把弓长两请他的意思说了一遍。享添躲说：“此是小事，既有恁二人来说，无不依从。”说罢，只见享添躲向穿山小屋的去了，与他那个门客苟脊骨说：“我久闻弓长两他祖父遗下有妆钿铲。是一件奇宝，只是他不会用他，所以就丢得残淡无光了。我久已欲得，但无计可生。他看夹仲仁、管宝二位来说。要咱的钱小子使用，就趁机将钱利重与了他，叫钱利重年哩月哩等着，乘势将他的妆钿铲弄过来，岂不甚好？”苟脊骨说：“此却是一妙着，你即引钱利重去罢。”享添躲遂带着钱利重。同管宝、仲仁来至弓长两家下。二人见面，甚是亲热，叙了寒温，茶罢添酒，款待已毕，享添躲就将钱利重撇下回去。弓长两没了老钱，却又有小钱使用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父母逝兮可怜，因甚的不论疼热使老钱。老钱力尽无可可用，抓东补西弄几年。吴义崇，掙掙穷，与你借来利重使，竟是忘了借来还要还。自己无主张，少品算，你怎知享添躲用心，早已想着你那妆钿铲？

江湖散人曰：正业不务财易尽，偏又抓东去补西。只因听了吴义崇，祖父遗业被计算。

却说弓长两自从得了钱利重，又如使老钱一般，钱利重支不住也逃跑了。转眼又是二三年。那日闷坐厅房，见梁头上挂着一卷纸儿，只说是买地文约，去年与人家争山时就未曾寻着。取下来拆去了封皮，看了一眼，乃知是昔年苦海岸钻云洞的道士所遗《颂子》。因自想道：“当初那道士，说我不应在红尘住脚，想必我不是红尘中人，我何必在此劳攘？不如跳出红尘，修真了道去罢。”因动了这个念头，就一心向苦海钻云洞去哩，即便打点行李，查看家中物件，无可挟带以防身者，只见妆钿铲在那里放着。他想：“此物虽残淡无光，还可在人前卖弄得过。”遂即收拾包裹了，并不令他妻子知道，暗暗的带着妆钿铲，出门访道去了。

寻访多时，不知苦海钻云洞在何处。一日走在一座山上，坐着纳闷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这一生，叫我这名字把我累住了，名叫弓长两，所以再不能通达，不如将名字改了罢。”正想算改名字，忽然抬头，看见一棵老柏树新发了几枝嫩叶儿，遂说：“就改做柏生发罢。”自此以后，就成了柏生发了。遂起来，又往前走，看见那山中景致，好不凄凉。但见：

黑雾迷空，鸟烟罩地。不见奇兽卧幽林，见了些精督猴跳涧寻壑；不闻俊鸟声，上下只听得口油虫高叫溪沼。寒号虫声言冻死，杜鹃鸟只说难熬。

柏生发正自观玩，忽见一人满面春风，作歌而来。歌曰：

远观山水，年年相似；近睹韶光，岁岁不同。花开引蝶自至，人穷亲戚自疏。酒肉朋友，日会三千；急难之中，百无一二。嗟嗟！时来谁不来，时去谁不去。

柏生发即迎而问曰：“动问老兄，有一苦海钻云洞，可知道在何处否，”那人道：“你问他为何？”柏生发曰：“我去投丢清祖师学道。”那人道：“长兄贵姓高名，”柏生发略沉吟沉吟道：“我姓柏，名生发。”因而遂亦问道：“长兄贵姓高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名经过，字必改。我是才从那苦海钻云出来的。”柏生发又问道：“到那里还有多少路程，”经过道：“还有十万八千里。”柏生发问道：“前边是甚么山？”经过道：“是累头山。过了那山，却有几处难过的。有枨棍岭、迷瞪波、摆浪岗、风月林，这叫四大险。过了这些所在，就是苦海钻云洞了。别哩虽有些山，都还好过。”二人作别，柏生发即向累头山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钱利重，不受使唤。闷沉沉，胡思乱想，一心攀上苦海岸欲防身，无物件，少不得收拾了妆钿铲。改名易姓去钻云，那怕十万有八千累头山，自此经过。不知不觉，还历四大险。

江湖散人曰：时光转眼已三年，利重去了又无钱。长两忽成柏生发，觅路

直上苦海岸。

## 第五回 遇太白详说龟蛇 赛金山不愿安身

却说柏生发过了累头山，还往前走，望见一道士，纶巾羽扇，髭髯飘飘，缓步而来。柏生发鞠躬而前曰：“老师请了。前边乱山之中突起一峰，是甚么山哩？”道士答曰：“是赛金山。你是向那里去？”柏生发曰：“我是向苦海钻云洞修行的。”道士说：“处处有灵山，洞洞可修行。何必向苦海？定寻钻云洞。”柏生发问道：“赛金山可有师傅修行，”道士说：“从前却有，如今无了。”柏生发问说：“是何师傅，因甚去了？”道士说：“其中情由，非一言可尽，请坐下，我与你从头说来：当初有个毛颖仙来到此山，将山上三窟修成了三个洞。一名不敢洞，一名不得洞，一名不能洞。他就在这里修行。次后有一人姓罗，名无累，到此拜了毛颖仙为师。又有一人姓平，名无心，也拜了毛颖仙为师。”柏生发又问：“罗、平二人是何处人氏？”道士说：“罗无累是罗真人的徒弟，平无心是伯牙的徒弟。”柏生发又问：“二人因何来此，”道士说：“此二人的来历却极远。罗真人那日蓬莱赴会回来，打水濂洞所过，遇一娃子，说他父母俱亡，吊下他无处着落，要在罗真人身上寄姓，跟他出家。罗真人遂将他收下，因他无家室之累，与他起名就叫无累。乃随罗真人入了法门，他就扒墙上壁，全不安生。那日罗真人又去赴会，他竟奔入蟾宫，将桂折了一枝，把洞童儿就学与罗真人。罗真人说：这个东西，后来必然惹祸不小。因此就把他赶出门去，他就到那山上投了毛颖仙了。平无心他一生得意是琴，闻伯牙《高山流水》之曲，心甚慕之，他对伯牙说，他是平汝衡的玄孙平无心，愿投门下学琴，伯牙也就收下他了。那日伯牙出山访友，把琴撇在一中，平无心就把琴采得去了。行到山下，又怕伯牙找他，因欲隐姓埋名。忽然想起他的形体来了，就照他的形体改名换姓，叫做马有角，绕山摸岭，走到赛金山，也投了毛颖仙门下了。”

柏生发说：“他二人想是修道已成，会些神妙法儿。不然，他一个何以到蟾宫折桂？一个何以采得伯牙之琴？”道士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他二人原不是凡间之物。那平无心，乃是伏羲则以画卦之龙马。罗元累乃是禹王借以演畴之洛龟。二圣既倚他作出许多制度以治世，就用不着他了。古佛也就将他收去了，藏在阴司洞中，用符帖封了，再不许他出世。只因大唐时，唐僧取经一到西天，他师徒们在古佛那里住了几日。孙悟空游在阴司洞前，就揭了符帖，进洞里去看。那两个东西。原是开天辟地的神物，善能变化，一见洞门开了，遂化成黑白二气，望空而去了。落到中国，又化作人形，因而一前一后到了赛金山

，拜了毛颖仙为师。”

柏生发说：“他师徒为甚去了？”道士说：“毛颖仙在那山上，道已修成。一日上帝有旨，命他为月中之王，他就随旨而去，撇下了罗无累、平无心在那山中。谁知自他师傅去后，他二人全不着意修行，每日吃会酒，酌会棋，如此以度光阴。赛金山一旁有座夫帝庙，其中甚是幽僻，经年人迹不到之处，他二人时常到庙里作龙阳事。一日，他二人正在一处，关帝忽然巡查到此，一见大怒曰：“我的形象在此，如龙盘虎蹲一般。那个敢不敬畏？此二孽畜，竟在我跟前这样无礼。周仓，与我斩了！”周仓举刀一斫，只见罗无累又化成一道黑气起在空中，其灵气所钟，结了一个不方不圆的东西去了。平无心又成了一道白气起在空中，正正焕彩一片，如云汉之章天，不多时，结了白白的一条去了。关帝说：“此二孽畜，乃是世间不可少的，待天地混沌之后，圣人还倚他画卦演畴，以治世界。今被我一冲，走脱此物，如何是好？我想此物，原是水中所生，惟火可以克之。周仓，速令火帝真君擒此二物。周仓得令，即到离宫，同火帝真君齐赶上去。但见火帝真君驾起风火轮，赶至藏头山，离躲军洞不远，那火帝真君一鞭将二物槌到尘埃。那化黑气的，是一个半不大的小龟儿；化白气的，是一条二三尺长的小龙儿。周仓将捆妖绳取出，先拴洛龟，因戏之曰：‘不料你这不方不圆的东西，你好作个怪儿。’及拴小龙儿，又戏之曰：‘你之所以作精者，全仗着四爪儿。我今将你四爪去了，叫你成个白花蛇。我看你作精不作精，使不动风了。’周仓提着二物，同火帝真君来关帝面前缴命。关帝说：‘此二孽畜，日后还要用他。但他是水中所生，非水钟之便不灵了。火帝且回本位。周仓，将此二物解到水神玄帝那边，借水以养其元神，以备古佛驱使罢了。’他师徒三人，去的因由原是如此。你要修行，就到赛金山也罢，何必一定向苦海钻云洞里去！”

柏生发听他说罢，又问说：“老师上姓高名？住何洞府？如今向那里去？”道士说：“你若问我，我非无名少姓者，听道：

西方玄空是吾家，一年四季看山花。

素性好管闲是非，不愿世人把我夸。

李姓太白乃名字，纶巾羽扇谁胜咱？

从此去赴蓬莱会，欲识迷途还自察。

说罢立起来，复飘飘然向东而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仙人来指点，缘何不住赛金山！龟蛇虽恶是介虫，谁道说，他能吞了你的妆钗铲？真正是迷世中生，想钻云，何愁不到苦海边！

江湖散人曰：太白真人赴蓬莱，欲止迷生寻苦海。无奈钻云心事胜，赛金

山中难系怀。

## 第六回 历大险寻着丢清 躲军洞才去藏头

却说自太白去了，柏生发在此打了一个定，暗想道：“赛金山虽无人住，我若住下，若是罗、平二人再来，他原非人类，我那有闲气与他惹？不如我上苦海钻云洞，投丢清祖师去罢。”主意拿就，一直走起，不知不觉过了四大险。到了贴云洞门前。只见两个童儿站在门外，柏生发上前施礼，问道：“师兄何名？”童儿答曰：“我是净了，他是光了。你是何人？来此何事？”柏生发道：“我是访道的，师傅可在洞中？”净了道：“正与精一山脱空祖师讲道的。”柏生发说：“既然讲道，且莫传禀，我且到一旁听讲。”于是杂在众人之中。听他讲的，乃是无心经上观自在菩萨，无口耳鼻舌心意，无声色臭味触发，无罣碍，无忧恐。又讲些空中法象，无中玄机。

待讲完了，柏生发方望上跪下道：“弟子诚心朝礼。”祖师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柏生发道：“我是出三纲人氏，姓柏，名生发。十年前，蒙老师指示，今特来门下受教。”那丢清祖师把他仔细打量了一打量，说道：“你是姓弓，名长两，你如何说你是柏生发？”柏生发即将他改姓名的缘故说了一遍。丢清祖师呵呵大笑说：“这就是了，我说你是弓长两哩！十年前，我看你就有一了精光之缘，因而留下《颂子》，引你入我法门。你今虽未受教，我看你尘气未除，俗情多牵，尚不是清静了道之期。”柏生发道：“弟子诚心学道，也是推倒情山，填满欲海，尘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东风上下狂。”祖师道：“你不知我这教中，与别不同，要有十百千万的肩头，挨得年月日时的程途，才能修到黑暗暗步得洞天的时候。倘若积牵俗情，未免拈风惹草，有污清规。”柏生发道：“弟子餐风饮露，戴月披星，洗心涤虑，尚有何事拈惹，致污清规也？”祖师道：“兰芳招蝶至，菊香引蜂来。事到临时，岂由得你？为今之计，不如你散淡闲游，遇山观山，遇水玩水，等到那是非不入东风耳的时候，再来我们门里养性，未为迟也。”柏生发道：“弟子此来，实指望老师大开法门，广施慈悲，提拔弟子超脱尘寰，落一个净身。谁知尚有许多障蔽未消，老师不肯相容？”祖师道：“我亦算计就了，此去十万八千里，有一座藏头山躲军洞，乃是人迹不到之处，甚是僻静，尽可隐姓埋名，修真了道。况且离脱空祖师不远，倘有疑难处，也可就他解得，岂不是至妙之地么？”柏生发道：“彼处虽好，路途遥远，何时可到？”祖师道：“这却不难，我有一坐骥，与你骑去，不消一日就到了。”祖师便叫净了：“夸我的坐骥来。”净了遂去牵出一只恶兽，头上有角，肚下有鳞，口吐烟火，眼放明光。柏生发道：“此兽何名？”祖师道：“此物却也有名，你听我向你讲：

不与白口为伍，不与角端为俦。

一日游遍四海，称为尽勾名兽。

这是我的坐骥，与你骑去。”柏生发辞了丢清祖师，出的洞来，上了足勾兽，竟奔藏头一去了。正是：

丢清门中可哀，人每苦于自在。

百生法儿进去，尽勾兽上出来。

松月道士曰：寻着丢清，投入他门中。看说法术，听罢讲经，怎知他不能相容？又指你去寻躲军洞。莫愁本行，尽勾兽自能追追风。从此奔上藏头山，正好隐姓去埋名。

江湖散人曰：不觉已到苦海中，听罢法术朝丢清。从此乘同成个尽勾兽，藏头去寻躲军洞。

## 第七回 柏生发到了藏头 老精鹰送宝三件

却说柏生发离了钻云洞，望藏头山而去。果然那兽四蹄生风，不消一日，到了藏头山下。正踌躇不知那是躲军洞，忽有一老者打柴而回，柏生发即下兽来问曰：“动问那是躲军洞？”老者答曰：“往前再走五里之遥，门前有黑暗暗一林柏树就是了。”柏生发又问曰：“此时却有人住没有？”老者答曰：“此时却没人住。十年之前来了一个小道童，姓享，名邑两，游方到此，他在这里住了几年。后来有一老鹰，常在洞里打混他，他就去了。听说他后来游到积财山出放洞，得了道了，名为神鰲祖师：他门下有许多徒弟，他今日作了教主了。自他去后，再无人住。”柏生发听罢，与老者作别，遂牵着尽勾兽，不一时就走到洞所。前后一看，只见：

前有百躲山，后有千藏涧。峰上见了些赤屁猴，寻花觅果；涧下见了些疾溜鼠，饮露吸泉。

柏生发进的洞门，有一所不待厅。厅中有二柱：一柱名顶不住，一柱名支不柱。又有一个没门坑，又有一条没门路。柏生发看了，自思道：“祖师指我这个所在，也还罢了。”由是死心塌地，在这里安身，饮食苦参，渴饮清泉，炼气养性，春去秋来，已有一年有余。

一日正养元气，忽然洞后火光冲天，柏生发去看，乃是一个老鹰成精，两翅扇动风火，望柏生发捕来。柏生发举妆钹铲照精鹰打去，那精鹰一道火光钻入地下。柏生发说：“此即樵者所云打混享邑两之精鹰也，我不免用妆钹铲掘起，看他成甚么东西。”却不料掘出来一石匣，内有三件宝贝：一顶光赤盔

，一身不故甲，一根皮禅杖。柏生发看见，喜不自胜。自此以后，丢了妆钿铲，耍起皮禅杖来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藏头山，躲军洞，樵者引路入其中。下了尽勾兽，缓步不待厅，此处真堪炼气养真性。忽的出精鹰，忽的出精鹰，送宝三件，恰使柏生发儿显其能。他把那妆钿铲，丢在一边，岂知道皮禅杖，惹起邪风？

江湖散人曰：尽勾兽上一阵风，盼望藏头不暂停。洞后得却三件宝，柏生发儿有法生。

## 第八回 神鰲遣使来要山 柏生发不肯即还

却说柏生发在躲军洞中修道，离藏头山不远，有一积财山，山上有一洞，名“出放洞”。有一神鰲祖师，起先他是便家村享添躲之子享邑两，他自幼出家游方，曾在藏头山躲军洞修行过。后次到了积财山，修了几年，他把像貌俱变了。修成一个格艮头，吊孝脸，扛着嘴，不认亲的眼，不论情的口，不放松的手，两只脚跟脚。他有两个门客：一名季惠恬，一名善风城。还有四个徒弟：一名苟德妙，一名崔璧锦，一名和贯，一名高岳。

一日神鰲说法，众人听讲。讲的是无中生有，柔中见刚，空生色，色生空，十引百，百引千的妙道。又讲些三昧存身，五折立命的根由。讲说已毕，神鰲说道：“此洞规模狭小，容人不多，你们在外闲游，可曾见那里有宽绰的洞府？再立一个讲堂，广收迷世众生，岂不是好？”善风城道：“我前者从藏头山所过，见躲军洞到还平坦，可以立得讲堂。”神鰲道：“倒是忘记了，此洞从前我也住过。自移居于此，就把它置之度外。若立讲堂，只恐荒芜。”善风城道：“我从前打那里所过，见一道童采茶，问其来历，说是那丢清的徒弟柏生发在那里住。我见洞前洞后，料理得却也款致。祖师若要在那里立讲堂，只须着人去说，叫他移到别处就是了。”神鰲道：“丢清门下出身的，就许有些的难缠。况他已住了，如今要叫他还我，只怕他不肯善便。”季惠恬道，“祖师素日惺惺，今日为何昏昏？是他先住，是祖师先住？昔年祖师已经住过，今日要要，乃是物归本主，他有何话说？”神鰲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便问“谁去与柏生发要山？”苟德妙说：“弟子愿去。”

但见出的洞来，念着《娘哩咒》，睁着硬瞪眼，骑上仗势狗，不一时到了山上。下了狗，进了洞，只见柏生发在不待厅上静坐。苟德妙道：“我是神鰲祖师的徒弟，来此特有话说。”柏生发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苟德妙说：“此山是俺祖师的旧居，只因居住出放洞，不曾照管到此，你可作速移往他处，把俺

的山与俺，别无话说。”柏生发道：“自我居此山中，并无个亲戚邻舍往来。今忽的出了个甚么祖师要山，山在那里？你回复你家祖师，叫他别寻一个罢，寻我不中用。”苟德妙道：“你好不通情理，我好意与你商量，你反如此执谬，叫我如何回复？”柏生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我了道飞升之后，那时把一与恁。如今要要，万万不能。”说罢，遂往不待厅后边去了。苟德妙无法，只得骑狗而回。

松月道士曰：忽的出神鰲，一见像貌惹人笑。季惠恬，真正会舔；善凤城，奉承果到。仗势狗到了山前，把个柏生发儿寻得妙。寻得妙，却也无用。躲军洞，空走一遭。

江湖散人曰：神鰲刻薄今古罕，会舔又兼善奉承。任你怎么寻得妙，柏生发儿不待听。

## 第九回 崔璧锦复来要山 柏生发耍起皮禅

却说苟德妙见了神鰲，细述一遍，神鰲甚是不悦。季惠恬向神鰲说道：“苟德妙为人，柔而无刚。从来善财难舍，闲言碎语，谁肯就与的？不如别使一个有刚口的，说与他个厉害，他自然就与了。”神鰲便说：“崔璧锦，你就往藏头山走一遭去。”那崔璧锦听说，拉下黑桑脸，念着《唇儿诀》，骑上狐假虎，驾起作怪风。竟奔藏头山而去。

不多一时即到，下了虎，径自进洞去。见了柏生发，便问道：“你就是柏生发么？”柏生发说：“正是。敢问尊家是谁？”崔璧锦说：“我是神鰲祖师的门徒，名叫崔璧锦。昨日我祖师命苟德妙问你要山，被你抢白得去了。今日我来，你有嘎说就早说来。若没嘎说，你就出去，我不耐烦听那些闲淡话儿。”柏生发道：“前日苟德妙来，我叫他回复你家祖师，待我了道飞升，那时把山与恁。”崔璧锦道：“知你几时了道？何日飞升？”柏生发道：“不然，待我寻下住处，把山与了恁罢。”崔璧锦道：“知你甚年何月寻下住处？这样囫圇题话儿，再休说他，你只与山是正经。”柏生发道：“这山是丢清祖师与我的，我在此住到如今，并不知有什么神鰲鬼鰲。今日恁白要山，说山是恁的，我既住了，也由不得恁便易。俗语说得好，物到他人手，只等他人有。况我在此修行。也是三花净消，五气瓦解了。你今势必要要，我偏实不能与。你该怎么着我的。”崔璧锦说：“你今若不与山，要想安生，万万不能。”说罢，拉住柏生发往外就走。柏生发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在我面前这样无礼？我居此山。已非一日。说是恁的旧居，十余年来，何无一人照管？况且庵观寺院。闲人一半。我也是修行之人，难道说不许俺住是住洞？且俗语云，先到

者为主。这个道理，你岂不知道？恁白的仗势欺人。说山是恁的，天下名山三百，那一座是恁买的不成？这样屁话，在我跟前放，就是恁祖师亲来，未见怎样，你竟敢如此欺人。”遂即取出皮禅杖，望着崔壁锦分顶就是一仗。把崔壁锦打的头昏眼花，唇破齿缺，一步一跌，爬出洞来，口口吐血，欲待驾风而行，苦于作不起怪了。放下黑桑脸，也不念《唇儿诀》，递牵着狐假虎，龟爬而回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苟德妙急回，见神鰲，他把话儿欢季惠恬，又是一舔；黑桑脸，怒义如雷。到山前，作起怪风厉柏生发，那怕你虎假虎威。皮禅杖，不能躲过，崔壁锦，爬着收龟。

江湖散人曰：寻哩去兮催的来，惠恬诚哉有恬才。讷知山是不肯与，从此惹起杀伐灾。

#### 第十回 神鰲祖师亲来战 柏生发逃奔精一

却说崔壁锦见了神鰲，放声大哭。神鰲见崔壁锦中伤，不由心中火起，便叫徒弟们：“取我的披挂来！”一时取出南赤盔顶，古人甲一副。神鰲结束停当，又叫取兵器，牵坐骥。遂即拿出佳锡杖，拉出出硬象。神鰲道：“还有几件宝贝，都带着备用。”叫和贯，高岳：“恁众人都随我去。”那神鰲率领众徒弟，离了出放洞，望藏头山而去。

来到山前，扎下一座占厢营，预备与柏生发比斗。那柏生发正在不待厅上打坐，忽听洞前喧嚷，出洞一看，只见神鰲坐着出硬象，大声叫曰：“柏生发，你为何欺我太甚？”柏生发看见是享邑两，遂大骂曰：“你是什么神鰲祖师？你不是享邑两么？你竟是寻到我牛角梢上来了！”神鰲看见是弓长两，亦大骂曰：“好个东西，从前我父在时，你借我的钱小子使用，至今未还。你今改了姓名，又将我的山来占住。我屡次着人来讨，你抗阻不与，是何道理？我看你弓长两会甚么百生法儿，有法你只管使来！”柏生发道：“你说话差矣。你的钱利重，待我寻上来还你。至于这山，当初我未来之时，此处无人。及我来到如今，你也并未到此。即前者着人来要，我原说寻下个所在，即便就还，这也是两便。何为抗阻？何为占住？你仔细再想。”神鰲被他说的闭口藏舌，低头无语。

季惠恬众人说道：“看他的意思，是无心与山。祖师既来，难道说空手回去？那有功夫听他的闲话。”神鰲听了，便叫：“弓长两，你在我跟前，尚自东支西语，数黄道黑，则前者可知，近前来招杖。”柏生发躲在一旁道：“你

且住了，须念情面是大，不要过听旁人的言语，伤了你我情意。”季惠恬道：“他真正是个说客，事到此间，还论起情面来了。既说情面是大，打崔璧锦时，情面何在？自不认错，反说过听旁人言语。言语便是过听了，难道说打崔璧锦，也是过见了不成？真为可笑。”一言激恼了神鰲祖师，转身将杖举起，说道：“我杖又到了，我看你怎生躲过！”柏生发又躲过一旁道：“你既非吾师，则非吾长，让你一次，也就勾了。难道说我怕你不成？你再不可如此。若再如此，我就容你不过。”那神鰲听说，越加忿怒，又举杖去打。柏生发道：“你真不识进退，且自住了，待我与你较个胜负。”遂即进洞，戴上光赤盔，穿上不故甲，手执皮掸杖，坐下尽勾兽，出的洞来叫道：“神鰲，你有何本事，尽情使来，看你岂奈我何！”那边神鰲举杖就打，这边柏生发劈头就还，二人在藏头山，战了多时。柏生发举杖又打那神鰲，神鰲举杖往上一迎，只听得“疙扎”一声，把神鰲的佳锡杖打作两截。神鰲回头就走，柏生发赶上，一皮掸杖把神鰲的古人甲打落一片。神鰲着急，祭起风火雷来伤柏生发。柏生发笑道：“那有何奇？”乃即把嘴一张，将平日炼就长出气望上一喷，将那风火雷吹的四散去了。神鰲又把背彼葫芦一摇，放出五百揭八虫。柏生发又道：“这也无甚稀罕。”乃即吐出一道无影无踪一溜烟，把那些虫儿迷在烟中，不能粘身。神鰲道：“怪不得他叫百生法儿，他也有这些能处。也罢了，我通尽情试他一试，看他如何！”遂即袖中取出一件宝贝，祭在空中。这宝贝乃是：

老君炉中炼，水晶石上磨，万物受牢笼，名为无缝锁。

柏生发看见，说声“不好”，念动着急咒，骑着尽勾兽，无近无远地去了。过了尽着崖、漫漫崖、造化堤、没亲河、架空桥，方才住下。说道：“好厉害，险些儿落他锁中。此事怎了？”左思右想，无计可施。忽然想起当初丢清祖师曾说：“你到躲军洞，若有苦难，脱空祖师可以解救。”“我今何不寻他，以解这番苦恼？”主意定了，遂即催动尽勾兽，望精一山而去。神鰲祖师见柏生发逃走一去不回来，也就在藏头山扎住营，等着与柏生发交战。

松月道士曰：崔璧锦伤情，见神鰲大放声。触得神鰲心火起，结束停当去出征。出硬象，不暂停，山前扎起一座占厢营。柏生发，高声大骂；那神鰲，怒冲冠，要显奇能。无缝锁，无法可破，柏生发，去寻脱空。

江湖散人曰：神鰲亲去逞英雄，藏头山前扎下营。宝贝祭起无可破，生发无法寻脱空。

却说柏生发到了精一山，觅路上山，行至洞前，则见许多的人，俱在那里习艺。有弄天花乱坠的，有石头上扎猛的，有钻圈的，有磨势的，有指山卖磨的。旁有三人，端然而坐。柏生发上前施礼，二人以礼相还。柏生发问道：“师兄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谁敢惹，他是人人怕。请问道兄是谁？”柏生发道：“我是柏生发。”那二人齐说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幸会。道兄来此荒山，有何贵干？”柏生发道：“特来拜谒师傅，不知可在洞里？”人人怕道：“正在洞中打坐，道兄稍待，我去通禀。”去不多时，出来道：“道兄请进。”

柏生发随他进的洞来，望上行礼道：“弟子柏生发拜谒尊师。”拜毕，起立旁边。只见那脱空祖师仰起画皮腔，闪开耷滕眼，说道：“你不在藏头山静修，到此何事？”柏生发将前事述了一遍，说道：“今来求见师傅，乞解弟子之厄。”脱空闻言，发叹说：“苦哉苦哉！难解难解！”柏生发说：“因甚苦难？”脱空说：“你别的有厄，我俱能解。惟与神鰲祖师相争，解释实难。”柏生发道：“当初我丢清祖师曾说，有甚难处，祖师可以解得。想是我祖师彼时即知有今日，故以弟子相托。祖师若不解释，叫弟子更求何人？”脱空道：“你不知所以难解之故。想当日我与神鰲原无嫌隙，只因后来各立门户，他为神鰲，我为脱空，分手之时，俺两个打赌击掌，立下有誓辞为证。词曰：

神鰲脱空，相逢不逢；脱空神鰲，相交不交。神鰲遇脱空，卯酉不相通；脱空遇神鰲，参商不相照。如若相照，神鰲不鰲；如若相通，脱空不空。

俺两个既如此，我怎么与你解释？”柏生发低头不语。旁边人人怕、谁敢惹道：“柏生发此来，实指望师傅解其烦苦，释却这段冤帐。师傅若不为他解释，此声一出，而学道者不复来矣。老师不亦孤立乎？”脱空道：“柏生发之事，我非推脱不解。但第一件，是我不便亲往。第二件，是神鰲刚傲，我以言相解，彼必不允；第三件，是出力相助，未必能胜，徒自取笑于人。故此有些难处。”人人怕道：“以弟子之见，师傅既不能亲往，可使人去助力，无论济事不济事，也不枉柏生发来求之意。即异日见了丢清祖师，也有言可曰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脱空道：“既照如此说，我即命恁二人去助，恁二人可愿去么？”二人道：“弟子愿去。”脱空道：“恁二人前去，如何助他？他与神鰲既已翻脸，难以善便结局。那藏宝台上有两件现世宝，你们拿去，或者可以解柏生发一时之厄。把我的坐骥，你们骑去，以便同行。还有两件兵器，你们带去，以备不虞。”二人进洞里边。即将坐骥、宝贝、兵器取出。柏生发一见，看他的坐骥，一个是胡支狗，一个是脱脚鹰。看他的兵器，却是南镶剑一口。怎么杵一把。看他的宝贝，却是铁蛇一条，木虎一个。柏生发问道：“此宝何名？有甚妙用？弟子不识。”脱空道：“这蛇不是凡物，你听我道来：

此物虽是铁，老君炉内折。  
若问名含姓，钻天白花蛇。  
这虎亦非凡物，你听我道来：  
帝尧继治上古，草木畅茂中土。  
豹与犀象俱驱，闪下没皮一虎。  
二宝各有用处，你们去罢。”

松月道士曰：路崎岖，难逍遥，精一山前多惹闹。柏生发，央哩是脱空；那脱空，躲哩是神鰲。人人怕，不达时务；谁敢惹，妄做计较。你仗着现世宝出奇制胜，只恐怕落场好笑。

江湖散人曰：脱空神鰲是两局，自知脱空难空题。遣使离子出了头，生法去助生发力。

## 第十二回 三人用宝擒神鰲 躲军洞前各显能

却说三人辞了脱空祖师，出的洞来，各乘坐骥，离了精一山，又往藏头山去了。柏生发在路上问道：“适才弟在洞门上，见众师兄演艺，二长见端坐，何不现奇？”二人笑道：“俺二人本来无能。”柏生发道：“自是妙法无边，必须施教。”二人笑道：“俺两个会没窟窿贩窟窿。如没一个窟窿，若动了俺哩幸头，俺贩起窟窿来，没窟窿钻成有窟窿，小窟窿钻成大窟窿，一时之间，可以钻千百万亿之窟窿。”柏生发道：“钻下窟窿可会补么？”二人道：“只学会钻窟窿，没学会补窟窿。”三人说着笑着，不知不觉已到藏头山了。

柏生发一见神鰲祖师，便说：“咱二人今日可较个胜负。”神鰲道：“你既败阵而逃，如何又敢回来求战？”柏生发道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我岂能谓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”神鰲见他背后又有两人，又说道。“你寻得帮手来了。”竟不容分说，举杖就打。这杖乃是柏生发打断的，神鰲分作两根，一名百本杖，一名十利杖。神鰲打来，柏生发迎住，战有数合，神鰲知不能取胜，又祭起没缝锁来擒柏生发。谁敢惹看见，亦祭起白花蛇破之，那锁套在白花蛇上，就落将下来。这边苟德妙看见，喝曰：“你何人？敢收俺哩宝贝！”摧开仗势狗，手举大翻镰冲将过来。那边谁敢惹也抖开胡支狗，手提南镶剑敌住，两对儿厮杀。人人怕道：“要打人，先下手为强。”遂祭起没皮虎来伤神鰲。这宝贝祭在空中，张牙舞爪，如同活龙一般落将下来。神鰲看见，说声“不好”，随即把身子抖了一抖，脱去古人甲，现出绒布衣，那虎就不能粘身了。崔璧锦看见，大喝一声道：“用宝伤人，着实可恼！”遂两膝磕开狐假虎。拿

出一张新步弓，搭上一支狠柞箭，望着人人怕就是一箭。人人怕怎么用杵一摇，其箭落空，遂即推动脱脚鹰，捕上前来，望着崔壁锦一怎么杵，打得崔壁锦晃了几晃，争些儿掉下虎来。遂即把虎一拍，跳出阵外，开弓乱射，箭如飞蝗。柏生发三人抵挡不住狠柞箭，败阵而逃。

松月道人曰：辞脱空，去如飞，正是没有窟窿来贩窟窿。白花蛇，即能破锁；皮禅杖，难顶佳锡。没皮虎，纵然利害；绒布衣，抵挡住神鰲祖师。两膝磕开狐假虎，狠作践叫你难支。

江湖散人曰：去复来兮各逞强，狗仗人势出硬象。狐假虎威已难支，狠力作践怎能当？

### 第十三回 柏生发初会胡禅 托黄白与他解鰲

却说三人逃在一座山上，下了坐骥，倚松靠石而坐，齐说道：“他们本事，俱各平常，只是那狠柞箭难受，如何是好？”三人正在一处纳闷，忽闻钟声响亮。谁敢惹道：“此处必有个道院，看是那家师傅在此，求他一助方好。”

正说话间，见一道童走来，谁敢惹问道：“这是甚么所在？”那道童说：“这是无二山。山中是悟法光极大天尊，我师傅是姓胡，道号思禅真人。”谁敢惹道：“好人，这真人也是师傅的徒弟，他学艺有成，就出外游方，却不料他在这里立教。你我进院望他一望，一来叙叙阔情，二来央他一助，岂不甚妙？”

三人下山，行至一门，童儿传进去，只见真人迎至门外。三人进院，分宾主坐下。献茶已毕，真人指柏生发问曰：“此位道兄失认。”谁敢惹道：“此是柏生发，虽不是师傅徒弟，也曾受过指引。”真人道：“你二人因何与他同行到此？”二人遂将前事向真人说了一遍，又说今日央他助力之意。真人道：“恁不知那神鰲祖师的来历。他出门修行时，在赤手山空拳洞住了几年，后来又躲到躲军洞中。适有游方道友经过其山，他两人言谈合机，他也就随他游方去了。到在出放洞，得了上人的紫钵，他就心开意朗，长智生长。就是他同道中，惟有放于利、喻于利与他相厚，除了此人，谁近得他？助力之事，实不能。但我知道他有两个极相得的朋友，住在堆金山积玉洞。他二人一去，即可与你释却这场苦了。一个姓黄，名铜壁；一个姓白，名中金。他两个从前与我也甚好，往往常在我家。只因我修了个静壁艳光，他就与我疏淡上来了，今虽不断来柱，只是一年之中，来的多少不等。然亦遂来遂去，不肯在我这里住脚。我今修书一封，叫他为道兄解释何如？”柏生发道：“这二人我从前带妆钿铲

投钻云的时节，也与我盘桓了几时，但久断了来柱。今道兄代央，只是多烦了。”谁敢惹、人人怕二人道：“同道相济，同病相怜，古今常理。何言多烦？”只见胡思禅即便举笔修书曰：

劣道末胡思禅，顿首拜上大仙长黄、白二位莲座下：

自从出放洞相晤，至今未睹仙颜，日夜盼杀胡思禅，欲见无由得见。适有柏生发来，今与神鰲相斗争山，俯望尊慈与他解和颜，庶乎两全情面。

胡思禅写完，将书封了，又贴上封皮，用上图书，递与柏生发。柏生发将书接过来，遂谢了谁敢惹、人人怕二人。又叫他转谢脱空祖师。然后与胡真人作别，出院上兽，望堆金山而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三人正无聊，忽闻钟声敲，下山去访胡老道。详说来历，求他解神鰲。胡思禅，法儿妙，修书一封，叫他堆金山里去哀告。

江湖散人曰：三人逃阵忧凄凄，谁料他乡遇故知？任你生法解神鰲，非有黄、白总不依。

#### 第十四回 柏生发还山神鰲 知归真便思反本

却说柏生发上了尽勾兽，那兽四蹄生风，不多一时，到了堆金山下。柏金发看那一里景致，与别处大不相同，但见：

飘渺渺，闲云出岫；碧沉沉，清泉流波。巧鸟噪春曲，熏风翻碧荷。花落家僮未扫，鸟啼山客犹眠。真正是，四时各有长春景，八节各有不却花；一点红尘不到处，身心同寿好人家。

柏生发到了洞前，下了坐骥，见几个立的、坐的，一伙儿散人在那里闲谈。柏生发上前施礼，那些人待还不待还的，问道：“你是那个？来做甚么事哩？”柏生发道：“我是下书的。”内中一人道：“下书的随我来。”柏生发跟定那人。上前说道。“有人下书。”黄、白二人往下一看，见是柏生发，也只得离了坐位，往前迎了几步。三人同走到厅前，叙礼分坐，献茶已毕，叙了几句没要紧的寒温。黄、白二人道：“久闻道兄在躲军洞修真，想是功程完满。故此逍遥物外，光降小洞，真令四壁生光。”柏生发道。“说来惶恐。自与道兄别后。我即投入丢清祖师门中，蒙祖师指引，到躲军洞中静修，实欲推倒情山，离却欲海，再不去是非场中争胜负，口舌队里论雌雄。谁知福自天降，祸由人作。偏偏的撞着神鰲祖师，惹了多少苦恼，招了多少冤帐。是我无计可施，胡真人指引我到道兄处求解，实是愧见尊颜。”遂将书递与黄、白二人。

二人开书一看，微微笑道：“此事却也无难于解，况有胡真人的华翰，自当效力。但为兄之事，似有些掣肘。”柏生发道：“有何难处？莫非怕我背情

负义？”二人道：“焉虑及此。所为不便者，以道兄与弟不同道耳。道兄尊门，乃是空中空，玄中玄；无而为有，虚而为盈的气象。不似弟等无能口会挨，肩有力，步步着实的工夫。解纷息争，虽是美事，但为道兄解厄，殊为多事，正所谓道不同，不相为谋耳。况道兄不能以动待静，而乃以静致动。动有何常？倘再生枝节，不解，连今日也属枉然；若解，不识可常继乎？”说得柏生发羞愧满面，自悔自恨，向二人道：“二兄见教之言，使弟顿开茅塞。然从前已误，不可复追。为今之计，将若之何？”二人道：“若要无事，除非与他方休。”柏生发道：“若是可以与得，我也非慳吝者流，就早已与了，何用多费委婉，只是开可与得，所以争执不已。这期间，还望道兄曲全。”二人道：“你若不与他，他决不肯罢休，到几时是个了手？”柏生发道：“我若将山与他，我却在何处安身？”二人道：“古语说得好：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何愁无处下钓钩？道兄虑无处安身，前面归真山有反本洞，千窍百穴，玲挑剔透，呼吸相通，玩此景象，亦足醒迷觉悟。道兄若果回心转意，欲永绝神鰲之冤帐，将那山与了他，就往反本洞居住，你我往来也甚便。”柏生发道：“既有此山可住，我就把那山与了他，斩断了这段冤帐，可也再不犯那神鰲祖师。”二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就向那山里去修行。我明日写书一封。下与神鰲，将你与他山的情由说明就是。”柏生发闻言，便欲辞了二人，即时起行。二人道：“天色已晚，道兄暂屈一宿，明日再去，何必太急？”柏生发见他二人留他，暗想道：“想是还有嘎话说，也罢，我就住下，仔细打算打算，将主意拿就，明日再去。”

松月道士曰：看山，山生色；听水，水有声。又韵山生色兮景无边，天天争艳；水有声兮泉流远，涓涓不断。又韵递书与黄、白，开书知情由。柏生发，你要把山来丢。莫愁住处，月有藏头。黄、白指你归真去，反本洞里可遨游。

江湖散人曰：堆金山上有黄、白，生发寻着鰲可解。莫愁还山无住处，宜向反本洞中来。

## 第十五回 皮禅杖换成琴铜 别蝙蝠反本安业

却说柏生发在积玉洞住下，前思后想，主意拿定，扒明不明，恨不得一时到了反本洞中。及至天日明了，遂起来向黄、白二人告辞。二人说道：“你只管去罢，我即写书，下与神鰲祖师，你也再不必挂心。”柏生发说：“只是过劳道兄，小弟铭刻五内，终身难忘。”柏生发出的洞来，方砍上兽，黄、白二人大笑。柏生发问道：“二兄所笑为何？”二人道：“看这道兄绒妆雄威，不

像是安静修道的，不如将戎衣、兵器并你的坐骥，都寄在此，你只身独自前去，也省得多少挂碍。”柏生发道：“别的可留，若离了皮禅杖，何以为护身之具？”二人道：“这却不难，道兄稍待。”二人便叫童儿，去那琴台铜架上取两件宝贝来。童儿取出琴一张，铜一根，递与二人。二人说：“这是四时琴、八节铜。这琴足以调和心性，这铜足以保全身命。此乃我镇洞之宝，今赠道兄以为防身之具，可以不用皮禅杖了。”柏生发将琴、铜接过来，深深拜了二人，将光赤盔、不故甲并尽勾兽都撇下，携着琴，带着铜，望归真山而去。

往前走到一座山下，早已金乌西归，玉兔东升。上的山来，月光膳胧之下，看见一座石碑，上刻斗口大字，是“枯隆山”。又往前走，走至一座洞口，上也有斗口大字，是“增补洞”。柏生发忽暗笑曰：“我从前也在此山走过，竟是忘了。曾记有一位道兄在此修行，既到此处，就去望他一望。”正盘桓间，忽有一人远远而来，散步吟咏，口作歌曰：

夜静寂寂，万籁无声息。天空地阔任笑傲，无拘无束自如。八方凭我往来，乾坤由我高低。祖居枯隆山中，道号蝙蝠便是。

来至柏生发跟前，柏生发问曰：“这不是蝙蝠道兄么？”蝙蝠一看，即把柏生发让至洞中，二人又相揖坐下。柏生发与他讲话，只见光彩闪烁，照耀如同白昼。柏生发问道：“道兄背后光彩，是何法术？”蝙蝠道：“这非法术，道兄听我道来：

潜修增补洞中，终朝任我徜徉。

俾昼反来作夜，全凭一点毫芒。

静养数十余年，方才有此微长。

道兄若要知得，此是精艳茂光。

此是我修的精艳茂光，倒叫道兄见笑。”柏生发道：“岂敢岂敢！”蝙蝠遂问柏生发曰：“道兄你是往何处去哩？”柏生发说：“我往归真山反本洞修行去。”二人叙着旧情，说说笑笑，不觉天已明了，柏生发遂辞了蝙蝠，向归真山而去。

及到了山上，进洞一看，见有自作锅一口，厚灰碗一个，灰头筷一双。柏生发自思道：“与人相争，何时是个尽休？不如安身此地，学我的艺罢。”由我耐心忍性，着意琴铜，推倒情山，跳出欲海，纷华奢侈，一切扫除，一心在琴铜上用功，再无一些儿妄念。

松月道士曰：柏生发，无了法，携琴铜，归真罢。枯隆山，他曾钻过，因与精艳茂光重相话。辞了蝙蝠去反本，到在洞里细观洒。厚灰碗，今日洗净；自作锅，灰头筷，轮着咱刷。学琴学铜务正业，从今后，可也是再不舍他。

江湖散人曰：撇却皮禅归真山，蝙蝠枯隆重结缘。昔钻枯隆今反本，琴铜之功水不迁。

## 第十六回 神鰲得山并妆钯 叮咛委托小真人

却说那神鰲祖师，在藏头山战败了柏生发，不知去向。那日正在四下寻觅，忽见一人来至面前，神鰲一看，认的是堆金山的人，问道：“你来何事？”那人取书递与神鰲。神鰲拆书一看，乃是说柏生发与山的情由，二家再不相争。神鰲道：“你寻的人情却也妙，我也不怕你不与。你既与了就罢，谁好斗闲气不成？”遂打发来人回去。率领众人进了洞，前后一看，只见柏生发的妆钯铲在那里放着，遂喜不自胜。说道：“真正是件好宝贝，我曾听苟脊骨说，我父久已欲得此铲，枉费精神，未能到手，不料我竟得了。今既落到我手，可传家万代，你还想复，万万不能。”众人与神鰲贺功，神鰲亦称众人助力，彼此议论。有夸神鰲法力强的，有夸神鰲宝贝奇的，又有说柏生发不成材，不识进退。

闲谈了一会儿，神鰲曰：“我今欲回出放洞，此处无人照管，将如之何？”季惠恬、善凤城二人道：“祖师不必作难，留别人如此。终是不便，也未免祖师挂心。我想无忧小真人，他在出放洞也是无事。昨日从祖师来此，不如把小真人留下罢。再留下俺二人与他作伴，一来两下有人，二来也省得祖师劳神，岂不是两便么？”神鰲道：“这也罢了。”因向小真人说道：“我今留你有洞中。你就是一洞之主了。你须静养修真，安身立命，勿伤元气，使我挂心。又当念为父的费了千心万苦，与弓长两惹了多少闲气，才得了这个去处，你必定好好保守乃是。将弓长两的妆钯铲还留在此，以为镇洞之宝。”小真人道：“谨遵父命。”神鰲又向季惠恬、善凤城道：“即命恁二人在此，与他作伴，须要同心合意，凡事谨守，切不可妄生事端，令人笑我所委非。”二人道：“祖师放心，有俺二人在此，虽不敢谓事事如意，管保不致有大错处。”神鰲听说大喜，意气扬扬，遂领着苟德妙那些人，回出放洞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得胜犹未还，怅望藏头山。黄、白书来，把那让山情由说一番。见了喜欢，即委真人在这边。善凤城只是奉承，季惠恬又是加舔，到后来只恐怕保不住妆钯铲。

江湖散人曰：父作子述谋人产，一旦到手喜无边。自谓委托得其人，岂堪凤城与惠恬！

## 第十七回 小真人方思荡志 二门客季善逢迎

却说小真人在躲军洞中，他又生涩，人又稀少，终日不过与季惠恬、善凤城说几句淡话，甚是寂寞。

一日与季、善二人说：“你两人时常在外，就不知那里有可意之人？请得一二位，与他盘桓方好。”季、善二人道：“有有。离此不远，有一座翠云山芙蓉洞，洞中有二仙子，一名玉兰，一名瑞香，善解人意，能和人情。”小真人道：“他有甚么本事动人的？”季、善二人道：“论他的本事却尽有。人与他相仑，你欲云，他即兴云；你欲雨，他即布雨；你欲风，他即吟风；你欲月，他即弄月。他还有一件宝贝，名为无影剑，甚是利害。有人赞他的妙处，我还略略记得。赞曰：

云雨初罢现秋月，细香透体骨头折。

腰中常带无影剑，斩落人头不见血。

小真人听罢大喜，便连声说道：“快去请，快去请。”季、善二人道：“素不相识，如何请得这样容易？你就没见人家乞求祖师的规矩？先央人通了情，然后备礼物伸了意，方才求得。祖师还拿三道四，待礼不待礼的。今咱要见人家，难说自然去请他就来哩。必须先备几件物儿致意，然后才可去请。”小真人说：“这里没有甚么物件，就把妆钿铲与了他罢。”季惠恬道：“这是祖师珍爱之物，今日若与了他，异日祖师要要，那里去抓？不如往出放洞取几件东西罢。”小真人道：“恁二人就去。”二人遂离了藏头山，到了出放洞。

神鰲一见，便问道：“小真人这几日何为的？”季、善二人道：“小真人终日静养，间或出洞闲玩一会，并无轻举妄动，我二人可也没离左右。”神鰲道：“好好。恁二人来有何事理？”季、善二人道：“小真人说那里荒僻，无物可以消遣，叫把这里花草移几样去，早晚散心。”神鰲道：“恁二人去看。”季、善二人看了，回来说道：“不要成器的花草。取几样盆景罢。”神鰲说：“报名来。”季、善二人道：“玉簪儿，金钱儿，垂丝荷包，累丝金绣球，菊花里要金狮子，银狮子，蜜蜡盘，玉粉蝶。还有一种古今稀奇花，俗名叫做‘张飞硬瞪眼’。”神鰲说：“把别的移去，那‘张飞硬瞪眼’是新得的，留下罢，不必移他。”二人遂将那几种花儿尽行移来，拿向藏头山里去了。这才是：

父放利，子浪费，放来放去成何济？从来儿大不由爷，徒惹老子一肚子气。一肚子气，是枉然，他又喝又嫖又赌钱。欲要管，管不住，只落一个张飞硬瞪眼。

松月道士曰：寂寞无奈，可意人方能解愁怀。芙蓉洞中有仙子，愿将金银聘上来。只说他儿山中静修养，岂知他儿是个浪荡材，诸盘奇花任拿去，日后落个瞪眼怎安排！

江湖散人曰：佚则思淫是定理，况有小人导其欲。此端一开难收却，出放主人何能知？

## 第十八回 小真人藏头纵欲 躲军洞猫鼠同眠

却说二人移花行到路上，放在那里歇着，季惠恬说：“把这花儿，咱漏下两盆才好。”善凤城辕说：“我却也想着哩。但无处安放，可怎着哩？”二人正自盘算，忽有芙蓉洞里洞主夏作贵、卜成和，他俩个相偕而来。从前季、善二人，常在芙蓉洞中来往，恐怕洞主厌恶，他曾与洞主结拜过。一见他来了，遂让他两个坐下，先献个好儿，说：“小真人叫俺移了几盆奇花，送到恁洞上，会聘二仙子。俺见了小真人就送去哩，你可与俺备下酒儿。”二洞上听说甚喜，遂将花儿都看了看，说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先到洞中与恁安置酒肴去。”二洞主走了，季、善二人哈哈大笑着说：“咱两个瞎做了个编排，这花儿他两个都见了，可也是漏不下哩！”

及挑至躲军洞，见了小真人。小真人说：“恁既将花儿移来，可去芙蓉洞请那仙子罢。”二人即时排着花儿到了芙蓉洞，献了聘礼，又道了真人饥渴之情。仙子款待了二人，说：“恁且回去，俺也即时就到。”二人回来，见了小真人，说：“仙子就来。”小真人大喜，就在门上立候。果然不多一时，二仙子飘然而来，真是玉体香腮，峨眉粉面，蔽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。小真人一见，不胜自喜，向惠恬、凤城道：“还是恁二人会办事。”自此之后，小真人与两个仙子，行则携手，坐则接膝，卧则同衾，时刻不离，似胶投漆中一般。

一日，小真人问二仙子说：“恁二人处世已久，相识必多，那里还有同气之人？多请几位与他相交，岂不更好？”二仙子道：“离我不远，育一座出宝山，山上有开宝洞，洞中有开宝大官人、傲二郎君、顶门杰士、八红娘子。还有那梅梢月、雁衔珠的景致。”小真人听说，又叫惠恬、凤城二人去请。不上三五日，众人一前一后俱到。小真人与众人相会，逐日习法学艺，心荡神溢，甚觉自适，终日杜门不出。

一日正与众人盘桓，忽有一人到门前说：“门上的，借重你传禀小真人，就说青州从事来访。”季惠恬传进，不多一时出来说：“有请。”但见那青州从事一进洞去，与众人甚是相亲，真乃平生刎颈之交。这小真人既有众人陶

情，又有青州从事助兴，真正是自由自便无忧的真人。可叹人生在世：  
恋色形先灭，嗜酒性自狂。  
试看嫖赌者，尽是富家郎。

松月道士曰：奇花移来，聘仙子下瑶台，玉肌香腮真堪爱。坐接膝兮眠同衾，吟风弄月实趁怀。又韵开宝大官把门顶，惹下了傲二郎君。红娘子锦穿花看月梅梢，雁衔珠他也来瞎混。每日里青州从事同酌，真正是无忧真人。

江湖散人曰：肆志嫖赌不惜钱，神嫖出放是枉然。刻薄之父应斯子，家业一破再难还。

### 第十九回 出放洞倏然无主 介道内添一首领

却说神嫖祖师，那日正在出放洞中静坐，忽然心血上潮，自思有何事来临。只见两个童儿，手执一对宝幡来到面前。神嫖抬头一看，见那幡上写着：  
九地法轮常转，一天明镜无私。

神嫖问曰：“尔是何人？来此何事？”那执幡童儿说：“我乃报事仙童。地藏王菩萨修了九道轮回大会，要用几个有积行的人作九道首领，祖师也在选中，特领命来接。”神嫖问：“是那九道？”仙童答说：“佛道、仙道、神道、人道、介道、鳞道、毛道、羽道、虫道。”神嫖问：“还有几道欠缺？”仙童道：“惟佛道、仙道、神道、人道有了首领，其余俱未有人。”神嫖又问：“我是那一道首领？”仙童说：“祖师体态圆活，索行沉重，大约介道首领就是祖师了。明日赴会，乞祖师早到。”神嫖道：“知道了，你二人且回去。”神嫖便叫崔璧锦：“你去躲军洞唤小真人来。”崔璧锦即到躲军洞，见了小真人，说：“祖师叫你回去。”小真人沉吟半晌，说：“有甚么事？明日回去罢。”众人道：“祖师呼唤，必有紧要话说。你去看有甚么事，俺们在此，你可速去早来。”小真人不得已，才辞了众人，跟着崔璧锦回去。

见了神嫖，便问道：“把我叫来说嘎？”神嫖道：“明日地藏王菩萨召我赴会。”小真人道：“你赴会只管赴会，叫我来替了你不成？”神嫖道：“菩萨派有执事，倘若受了执事，就不能回来了。两下你一人照管，你须谨慎仔细，不可胡为乱做，致伤身命。至于那妆钿铲，乃是我费了多少精神，与弓长两翻脸绝情，方才弄得到手，你须念得之不易，要保守勿失。”小真人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到次日巳牌时，神嫖又心血上潮，遂沐浴更衣，又对小真人说：“我昨日说的话，要你句句要记着。”小真人道：“你只管放心赴会，管定不坏事。”此时虽口中与他父说话，心的却巴不得他父即赴会去，无人拘束他

，他才得自便自由。神鰲拉住他的手，又叮咛些守本分、理家计、安身命、保元气的道理。正说之间，时已正午，神鰲把手一撒，赤手空拳去了，连一个钱也没拿。这正是：

纵有银钱筑北斗，难买无常路一条。

自神鰲归了阴去，小真人挂牵着躲军洞那个坛场，恨不得一时就去哩。也顾不得请工师求大木，与他父打寿器，叫了一个拙工，把桐树出了一棵，打了一口棺材，最不成样子，绝像一个风匣。把神鰲妆殓了，好好歹歹埋了埋。未过三天，小真人即往躲军洞去了。这可见：

百本十利一场空，落个风匣送了终。

悭吝之夫多如此，迷世中生总不醒。

松月道士曰：出放洞中正悠然，忽而来了二重仙。执宝幡，到面前，说是菩萨有呼唤。命他去作介道领，九道缺儿方能全。藏头山，叫真人，明日赴会有遗言。千嘱咐，万叮咛，徒惹他儿不待见。把手一扬空去了，怎不带着你的妆铤铲？

江湖散人曰：堆金山上起朔风，霎时熄灭洞中灯。其子已成败家郎，其父又作介道翁。

## 第二十回 小真人家缘破尽 承指教亦去钻云

却说自从神鰲去后，小真人无拘无束，自由自便，却也做了几宗异事：不见兔儿他便撒鹰；不结子花他便要种；猴带纱帽狐钻圈；撑着没底船儿走上风。每日与那些人胡混，不觉将躲军洞中东西，丢得七零八落。又挪回出放洞，亦丢得将及殆尽。上下不过只二三年间。一日二仙子道：“俺二人久不回山，不知洞中是何光景？意欲回山看看。又与真人有离别之感，奈何？”小真人听说，心甚惨凄，再三苦留，二仙子执意要回去。乃满目落泪道：“二仙子久羁于此，今乃欲去，争奈无物可以表情，使我甚不过意。”二仙子说：“俺别的不要，把金银花、金狮子、银绣蜡球送俺几盆罢。”小真人道：“情愿奉送。”二仙子去了。还有出宝洞的那些人，又盘桓了几日。一日众人说道：“咱们来此已久，近日也无了甚么意味了，不如也回去罢。”把小真人平日赠的金银花、蜜蜡盘、金辫子、银辫子，各自都收拾带去；别投门户去了。自此以后，惠恬也去了，也没有凤城了，只落得小真人一个，冷冷清清，连青州从事也整年不曾会面，只身独自，甚是无聊。

一日在松荫下独坐，只见出宝大官人同瑞香仙子相偕而来，小真人连忙起

来迎住，三人分坐树下。小真人道：“自从恁去后，再无一人相望，甚是寂寞。我今欲投师学道，又不知何处有高师。”二人道：“真人若欲访道，俺指你一个去处。离此十万八千里，有苦海帖云洞，如今大开法门，广收迷世众生。这左右方圆，承俺指教的不下百十余人，真人投师，何不也向那里去？”小真人道：“明日再做计较。”小真人苦留二人过宿，二人执意不留而去。二人去后，小真人自思道：“若是不去，此处无可托身；若待要去，又不知那里何如。”又想：“从前俺相交极厚，难道说不可去的所在，他就叫我去不成？不如我依他指教，就往苦海钻云洞里去罢。”正是：

不听老儿言，却依粉头教。

这样败家子，惹人哈哈笑。

松月道士曰：神鰲赴会不复返，洞中胡混又几年。钱财尽，各思还，谁得宝物谁带去，洞中只落一个光钻杆。光钻杆，有盘算，承教奔上苦海岸。借向无忧此时有忧否？方知尔父空图收钹铲。

江湖散人曰。携酒邀客上花楼，那时无忧真无忧。岂知一旦钱财尽，客不来兮花不留。

## 第二十一回 收钹铲亦换禅杖 尽勾兽又归真人

却说小真人主意定了，遂即收拾行李起身。但见花木俱没，四壁一空，收钹铲在那里丢着，埋没土掩，也暗淡无光。小真人想道：“这是弓长两传家之物，被我祖师设法弄来，说他是件好宝贝。我今日看他，也是不中用的东西，少不得带他钻云洞去，聊以防身。”收拾包裹停当，遂带着往钻云洞去了。

一日打堆金一所过，忽想起黄、白二人是他父的厚友，既到这里，望他一望。遂到积玉洞中，见了黄、白二人。黄、白二人问道：“你行色匆匆，意欲何往？”小真人道：“自我祖师一去不返，撇我只身一人，无处着落。今承瑞香仙子与出宝大官人指引，去钻云洞投丢清祖师。”三人说话，只见收钹铲倚在真人背后。黄、白二人道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小真人道：“此是弓长两的收钹铲。”二人问道：“几时落到真人手中？我二人何以不知？”小真人道：“是遗失在躲军洞中，我祖师因而得之。”二人道：“有一言相告，不好开口。”

小真人道：“有何见救，直言无妨。”二人道：“凡你洞中之物，在我二人身上，剥取了十有八九。想当初与祖师相交，契为一体，凡有用处，再无阻拒之理。祖师叫俺清晨出去，晚上就要回来。今日使往东，明日使往西。无论大小物件，必要带几件回来，断无空回之理，所以你洞中的物件，我二人无不知

者。自祖师去后，真人也不在俺二人身上留心，反把俺二人所取之物，都白送了别人，并不曾赠俺二人一件。今欲借此铲，以为小洞之光，未知肯见赐否？”小真人道：“既蒙见爱，情愿奉上。但我离了此物，路上将何防身？”二人道：“我这里有件东西，可以用得。”遂即取出来，乃是柏生发的皮禅杖。递与真人道：“此物可以为护身之符么？”小真人道：“路途遥远，不知几时才得到哩。”二人道：“真人通不必忧心，我这洞里还有一头闲坐骥，乃是丢清门下之物。柏生发今日不用，你今骑去，岂不甚好？”小真人此时落个皮禅杖，又添个尽勾兽，辞了黄、白二人，去投丢清祖师。

那日行到一座山上，远远望见大树之下，有一人在那里歇着。及到跟前，小真人看见是买山货的玉无点。遂下兽来，将兽拴在树上，二人相揖而坐。正说话间，忽有一人慌慌忙忙的来了，玉无点看见。便站起来问道：“你失失怅怅，还是为那事哩，你歇一歇走。”那人应诺一声，说：“我去罢，我去罢。”小真人遂问玉无点说：“这过去的是谁？他是为着嘎事哩？”玉无点说：“此人的来历，你不知道。他是毛颖山中人，姓吏，幼年曾作龙阳生涯，积蓄有了几个本儿，年年也买些山货。当初未发财时，人都依着他的姓耍他，与他送个号儿，叫做‘史一头’。盖请写‘吏’字，先用‘一’字起头也。到后来他发了个财儿，人就不叫他史一头，便叫他‘吏去一’。盖为之去其一头史也。”小真人说：“他有何事？”玉无点说：“他昨年来买山货，把他的妻子亦带得来了。他的主人于岑楼，与他放了些许八顶十的帐。那日他出外去讨，于岑楼趁他不在店中，将他的妻子拐向芙蓉洞里去了。他慌慌忙忙，是向芙蓉洞找他的妻子哩。”玉无点说罢，哈哈笑道：“他从前是史一头，今虽改为吏去一，到底是一头史哩！”玉无点又问小真人说：“你如今是向那里去哩？”小真人说：“我因无安身之处，听说苦海钻云洞大开法门，广收迷世众生，我是向那里去哩。”说罢。站起来与玉无点作别。小真人又骑上尽勾兽，向苦海钻云洞投那丢清祖师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真人一心去钻云，堆金山，遇故人。收钹铲换成皮禅杖，尽勾兽上空沉吟。跋山涉水苦海去，莫愁难进丢清那法门，这样人，虽是自己无打算，也是他父祖奸险、出放时伤了良心。

江湖散人曰：去寻丢清过金山，钹铲撇却要皮禅。钻云得此尽勾兽，何愁难到苦海边！

## 第二十二回 归真山琴铜学成 赠道号反本真人

却说柏生发一日正自学艺，忽有黄、白二人走进洞来，柏生发与他叙礼坐

下。二人问道：“道兄琴铜之功，可完成了？”柏生发道：“多蒙指教，志在学成。拜谢台前，自愧无能，至今方颇晓其大意，尚未得其精详，辜负道兄之望。”二人道：“久闻道兄专心致志，自是精通。我二人常欲来亲道兄，奈功夫无暇。今特具小酌，邀道兄过洞一叙，稍舒情怀，俯乞光临。”柏生发道：“承爱承爱，前者施教盛情，久未得报。今又逢合召，何以克当？”二人道：“既属同道，又在至契，何必过谦？我二人与道兄即此同行。”柏生发出的洞来，就往前走。二人道：“前边荆棘塞路，不便于行，你我从洞后去罢。”柏生发道：“我虽住此许久，却不知往后来还有好路哩。”二人道：“此洞与我洞相通，回环曲折，无处不到。所以说此山玲珑，可以住得。”三人说说笑笑，往前正走，只见前边有一门紧闭。柏生发问道：“此是甚么门？”二人道：“这是没路门。”行至门前，柏生发抬头一看，只见正面二副流水对联，上写着：

出门即有碍，谁得天地宽？

柏生发道：“这就是我的本色。”二人用手一推，其门大开，柏生发举步出门。二人道：“道兄从前在没路门中过了几日，今始出了没路门了。”正是：

静里乾坤大，别是一洞天。观不尽：苍松翠柏，青鸾白鹤；名花瑶草，珍禽奇兽。

往前正走，又有一门。柏生发问道：“此是甚么门？”二人道：“此是坦荡门。”走至门前，则见一副对联，是尧夫旧句：

流水任意境常在，落花虽频心自闲。

柏生发进的门来，二人道：“道兄今方入了坦荡门了。”柏生发与二人正走，远远望见堆金山有几个童儿来迎。及至积玉洞前，见从前那些故人，俱是鞠躬相接，与下书的时节大不相同。进的洞中，但见捧茶的捧茶，劝酒的劝酒，一时蔬肴并陈，三人谈笑而饮。柏生发道：“观道兄今日之举，必非无故，有何事件，望乞明教。”二人道：“实为道兄而设，别无他事。道兄来此多时，未有道号，今特为道兄赠号。”便叫童儿取出红锦缎帐一幅，挂将起来，只见上边育斗口大字，写着：

奉赠道兄道号“反本真人”。

柏生发看见，大笑道：“愧当愧当。”柏生发送谢了二人，转身复坐。忽见妆钿铲靠在后壁，不觉心中惨凄，愁容满面，口中默吟一绝云：

自恨从前失主张，吾铲已落风尘上。

殷勤说与庭前柳，今日相逢在路旁。

松月道士曰：琴铜功成，琴铜功成，黄、白二人来相迎。前边荆棘难走，后边有路可通。从此跳出没路门，方入坦荡中。赠道号反本真人。收钹铲，久已落空。今一见兮痛伤情，今一见兮痛伤情。

江湖散人曰：黄与白兮非易攀，琴铜已成自结缘。从此走出没路门，反本真人道号传。

### 第二十三回 收钹铲还归本主 柏生发复姓回籍

却说黄、白二人见柏生发默默无语，愁容满面，因忙问道：“道兄因何失容？似有嗟叹之意。”柏生发指收钹铲问曰：“此物何来？”二人道：“此是神鰲祖师的小真人，带往钻云洞之物，被俺留下在此。道兄问他何为？”柏生发道：“这原是我祖父所遗之物，只为我投钻云洞哩时节，那丢清祖师指我上藏头山，我即将此铲带人躲军洞中，未曾得取，就落到神鰲祖师手中了。境过时迁，渐渐忘却。今日忽见。未免有物是人非之感。”二人道：“道兄说来果真，俺也知是道兄之物，只是落到神鰲祖师之手，小真人带往钻云洞去。俺见此物，知道兄后来安身立命是少不得的。那皮禅杖，道兄往后却用他不着，俺将皮掸杖与他换了。他又说路远难行，俺也将道兄的尽勾兽通与了他了。总是道兄之物，只是有用无用之别，故不惜以多易寡。今请道兄，虽是赠号，实欲奉还此物。”遂将收钹铲取过，递与柏生发。

柏生发又重得了收钹铲，向黄、白二人深深致谢道：“多蒙周全，又承教谕。今我告辞，就此回去，将与道兄永别矣。”二人道：“你回那里去？”柏生发道：“我还回反本洞去。”二人道：“你是何处人氏？”柏生发一开口，便不知不觉把姓也带出来了，说：“我是出三纲弓氏。”二人道：“道兄又说姓弓，此情为何？”柏生发又将他改姓名的缘故说了一遍。二人笑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我说你是弓长两，人人只叫你为柏生发，从前未曾问及，至今始豁然矣。道兄你可不必回那反本洞去，昔日自出三纲而来，今日还入三纲而去罢。你说你的名字把你累住，不能发达。俺将你的名字只改一韵，也就好了。”柏生发问道：“改那一韵？”二人道：“长字不念平声，念上就是了。你在归真山学琴铜，是长了一长。你回出三纲去，还要长一长哩，岂不是两长？就叫弓长两罢！”三人又哈哈笑了几声。二人道：“道兄既要回去。亦难以相留。但你我相处既久，怎忍相离？道兄到家，着意在三纲上料理不必言矣。再修下一座结缘亭与俺居住，俺也不日就到，那时反客为主。俺二人愿为幕下之宾，出入唯命是从，但切勿如神鰲之不满人意耳。即丢清祖师再来渡化，亦万不可向苦海钻云洞里去。”柏生发道：“领教领教。”遂即携琴带铜，提着收钹铲别了二人。

出的洞来，四下一望，真正是浩浩荡荡的乾坤，清清爽爽的世界。举步前行，心旷神怡，这才是悟彻了人情，参透了世态，打破执迷膜，钻透金钢圈，无拘无束，逍遥自在，不觉呵呵大笑。又想起那从前破家缘、投苦海、斗神鰲、学琴铜这些事情，心中不觉自嗟自叹，乃作辞一首曰：

想起从前做事，恨得切齿咬牙。顾脸顾面不顾家，无故的把钱乱撒。一步走到苦海，谁是把咱提拔？君若误将脚儿差，就是百生法也无法。

松月道士曰：见铤铲伤悲，昔已去兮今又回。钻云洞不必再去，出三纲仍可复归。柏生发还叫弓长两，却把“长”字儿改做了“长”。携着琴，带着铜，手提妆铤铲，志气昂昂。这才是真正奇男儿，怎比得神鰲之子无下场。

江湖散人曰：铤铲重得实幸哉，要知的从琴铜来。复却姓名回三纲，果是天降奇英孩。

## 第二十四回 不惜费教子读书 登高科光耀门闾

却说柏生发仍改为弓长两，辞别了黄、白二人，回出三纲而去。自思从前所走之路，崎岖难行，寻了一条正大光明之路，一直往家中去了。当初他娶过妻来，他妻并未生育，他投苦海之时，其妻已有三月之孕，后来果生了一对双生儿。他妻虽系女道，却不惜钱财，年年将他儿子送到学中读书。

那日弓长两来到家中，夫妻见面，连一句话并没说，一齐放声大哭起来了。正哭之时，忽有两个孩子来到跟前，亦放声大哭。弓长两问道：“这是谁家孩子哩？”其妻乃端端的对他说个明白，是他生的两个儿子。弓长两听说，满心欢喜，亦不哭了，说：“可曾读书没有？”他妻说：“已读了几年了。”弓长两因说起他父从前一味悭吝，不曾教他读书，所以致败家业。这两个孩子，切不可耽误了。今年且糊涂读这一年，来年一定请个好先生教训他。

及至年底，解了馆了，弓长两便访问亲友，要要请个好先生哩。众亲友都说：“倒有一个好先生，就是束金多。”弓长两说：“先生既好，何借束金！你说的是谁哩？”众亲友说：“是陋巷中温相公，名字是温故，字是知新。真正道德弘通，足并韩柳欧苏；理学渊源，堪比周程张朱。且循循善诱，谆谆而诲。”弓长两听说，并不邀人与他伙请，遂托亲友下了启，把温先生请到家中来了。他两个学生，大约一年以费百十余金，如此请温先生教了三年。语云：

下得本儿大，求得利而多。

三年之中，把他的两个学生，昼夜提携，朝夕讲究，抱负养成，羽翼丰满。真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大比之年，一举成名，兄弟联捷了。语云：

有子已成天下士，无人不麓地行仙。

弓长两到此时，无忧无虑，以终余年，岂不是个自在神仙！

一日自念其年老，叫他两个儿子照管家业，亦把妆钲铲交与他两个儿子。嘱咐他说：“这铲乃是咱家世世相传之宝，被享添躲之父子弄得去，我又费了多少气力才弄得回来，恁可好好保守，万不可再失落了。”因写了一篇遗言，以留与二子，曰：

妆钲铲，妆钲铲，祖父相传许多年。自我失落享氏手，苦劳精神今又还。今又还，月重圆，不可忽略要保全。神鰲祖师切莫学，无忧真人最宜鉴。存心当忠厚，行事当检点，一举一动莫欺头上天。头上天，常睁眼，善善恶恶都先见。现世现报皆不爽，自古及今，谁能逃出这十圈？谁能逃出这个圈？

松月道士曰：携翠带铜归故里，钲铲仍落出三纲。妻贤德，子成双，忠厚获福应不爽。教子读书不悭吝，宜乎二子把名扬。光宗祖兮耀门闾，举家大小迓吉祥。端的是：心正直，昌厥后，寿且康。

江湖散人曰：堪笑世人多痴迷，徒惜钱财误却儿。试看伯子与长两，应知读书不读书。